



西北民族大学博士论文丛书·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系列 郝苏民 主编

从人神共娱到 生存追求

环县道情皮影戏的乡土叙事
杨静 著

民族出版社





西北民族大学博士论文丛书·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系列 郝苏民 主编

从人神共娱到生存追求

环县道情皮影戏的乡土叙事

杨静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人神共娱到生存追求：环县道情皮影戏的乡土叙事/杨静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7

(西北民族大学博士论文丛书·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系列)

ISBN 978-7-105-13316-1

I. 从… II. ①杨… III. ①皮影戏—研究—环县 IV. ①J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6395 号

从人神共娱到生存追求：环县道情皮影戏的乡土叙事

策划编辑：李志荣

责任编辑：李志荣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8.25

定 价：50.00 元

ISBN 978-7-105-13316-1/J·682 (汉 34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我们的学科之路，这样走来

(代总序)

1. 30年前的1984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创办了西北民族研究所，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所名还是其时国家民委领导人拟定的（原申报所名是“教育研究所”）。这个反思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人民政权，一反千年封建王朝与国民党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要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各类型干部、专业人才成为一切首要。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共和国第一所民族高校，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办学是强调族群性的，也突出了区域性。因此，“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关键词应是“西北”“民族”“研究”。毋庸置疑，以吸收培养各民族学生为主的民族型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办学特点，对全国其他普通高校而言，亦应如此看待。

2. 应该说，民族学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灿烂的一页。然而，西北民族学院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1984年前，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体系的组建（这与稍后1951年在首都北京创办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情形：有中国学界老一辈著名专家吴文藻等以及早已成为领军人物的费孝通、林耀华等学术大师群体的存在有别）。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空缺”，责任与损失并不都

来自学院本身与其时奉命而办学者个人，它与当时中国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学科等的境遇完全是一致的。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等的学人们应是一个极大鼓舞。所以说，1984年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创办以及《学报》甫创问世，从高等教育着眼看问题，便是当时本院民族学人与高教工作者学术心愿的首次圆梦！

2 3. 然而，发展道路又总是曲折的。“市场经济”转型，带来所谓“全民下海”冲击，本在“意料中”的事实，而“单位”创收，导致高校捷足先登者从办班中捞取的第一桶金，诱惑本在坚守岗位的教师之力大，却是令人“意料之外”！希冀重建人类学/民族学的敢想者中也出现了教学与科研比重的意见分歧，科研经费和基础建设等问题无从提上日程的迷茫，凡此直接涉及成员工作量、职称等切身利益的不平与困惑。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转折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对普通高校而言，民族学院型高校的不可替代性特点究竟何在？民族院校的时代性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实践实证了的真正“拳头”专业？应恢复、重建哪些机构？又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要的学科？哪些专业由一般普通高校去办比民族高校会更有条件……实话实说，这些本为办学内行领导和热爱民族教育的教职员工所关心、关注的事项，因“文革”后遗症的作祟而纠缠不前；以及其时“年年五月换领导”的不得已，也让大家一时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

4. 经过彷徨、内外沟通，几经“阵痛”，终于在1998年10月，借教育界连续改革热潮启动和校方领导的理解与支持，原西北民族研究所的我们个别人，决定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好几个年头整合的学术队伍，以及已在全国圈子里开始产生影响的“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品牌”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妥协”

代价，重组三五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原西北民研所的大门，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所合一的机构，另起炉灶，重开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

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共和国首座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整合，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学科空白；也在西北民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建制。不久，在费孝通教授力荐下，又借教育部为北京大学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与北京大学合作在西北重镇兰州举办第六届高研班。

费孝通先生煞费苦心的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大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西北研究培养专业人才。费老亲临我校为我系揭牌，并在会间主题讲演；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各类型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专业人才的重要和迫切意义。他语重心长、深入浅出，这给有志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

5. 1990年我们曾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马学良、宋蜀华、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唯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人成功”的关键），1991年开始招收民俗学研究生。鉴于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与社会学教学，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冲破以往全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讲座课（选修课）的传统惯例，以每位研究生入学，必经“始业课”的专业启蒙，作为来自不同专业本科生开始研究生教学的

“补课”；同时，强调导师要根据研究生个人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的具体方向，而不可仅仅依据导师“课题”之需确定研究生的发展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12年，这个教学点（含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两个研究方向）共招收了10多个民族的硕士研究生147名，已毕业获得学位者132人。在毕业生中近三分之二成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博生源，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山、复旦、南开、南京大学、中央民大、华东师大、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博、“进站”；至今，其中有的已成长为名校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从2004年开始，又开始了招收攻读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博士生，至2012年已有12人获博士学位。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大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积累了不少以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在其后以降，费孝通教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在承担“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内民俗部分的任务中，坚持了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民族语言无障碍的优势，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成果累累结枝，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民俗志数据库资料。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我们把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路子，摆脱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地唯以“民间文学”以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民族志）、社会学、民间文艺学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持相对学科独立发展的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

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民族、宗教、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 student 学养的丰厚、“一国多民族”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和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研究生都在培养之中。

6. 近五年来，我们有北大、北师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相关先进专业和其中名师们的协助和具体帮助，在大开局面中崎岖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除涉及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内蒙古、西藏、新疆、四川、华中及至华东，甚至东北各地以及海外。在物质条件极不足的状态下，坚持依靠业内同行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同，成为 CSSCI 刊物；也成为这三个学科硕博生和专业教师们喜爱的一块绿色学术平台。目前，《西北民族研究》已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我们正努力把促进、服务于教学、科研和社会的学刊，办成“文化走出去的”学术品牌。

我们的学科基础建设和教学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虽也无法回避出于目前还存在于体制上的掣肘和终于常规仍存距离的艰辛事实，但各高校圈内同行认可的这个路子，亦可视为一种有益的中国地方学术实践经验。事实上，在我们之后，也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界大师级老一代代表人物费孝通、马学良、钟敬文等谢世之后，我们看到从北京师范大学到内蒙古师范大学，也都先后改制或创办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我们自己是欣然的。

7. 高校在一阵扩招、扩办、并校、升级之后，据说出于“冷思考”的调整把高校分类为“研究型”“教学型”几种发展类型；部属和教育部外部委属和省属高校；又似乎学校一旦被划进某种类

型后，即将在某类型框子内以行政“规范”去管理（如何有竞争？）。各校内各学科、专业之间大约已有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是将随所属学校类型“一刀切”而去存在、发展？还是以所属行业学科实际水平去“强强联合”（如同当年之“院系调整”）去整合？还是随其各校自主“挖墙”“流动”“自生自灭”，以示“市场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抑或已有资源自主存留等市场经济范式……在如今高校领导层似皆为教育内行，大都系博士、教授的现状下，自主趋势如何发展大学，仅为普通身份的专业教授在学科建设、发展中能发挥多大作用？目前难以预测。虽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对象关乎群体、社会、国家认同与人类的大范围，但似乎此类学术属性在中国，往往不像办体育、办艺术那样红火而幸运；确是一种不大显露政绩的“孤独性”学问、学科，得到在意“政绩”“指标”的领导眷顾，常常是不易的。

好在我们曾经的努力皆属于真实，亦曾经被其时业内所认同过；“助人成功”之说，本为各自所指各有个人的理解、界定和认可。无论如何师生风餐露宿的“田野”是为学执著的“书呆子们”汗水的播种。于是，仅仅出于其时一个教师的我们，本着曾经为师之心、师生同窗切磋，或曰“教学相长”之情，将把部分学子为攻读学位而参与的调查报告，做初步学术规范和可读性的整理后，以一种资源回报给社会群体，也为这世变方激的新世纪之际，师生们从前沿生活大潮中舀出的这一瓢瓢底层的浪花，存留给来者而感到努力过的欣慰！我们自认为这一行动对当前学术浮躁尚不能一个早晨就烟消云散的今天，于师、于生、于己、于众、更于学校之心，当年大师之良苦用心，皆属心同此理吧。

8. 若有幸，甚而尚存继续从业之机，我们随时准备用被边缘化了的文化行为寻求可认同的学术合作伙伴。

我们的“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系列的

编辑，虽也曾得到本学界不少贤达鼓励、促成，但终因未能直接挤入本土的“工程”类和“扶持”类，不足的经费导致了它无法“满书尽披黄金甲”的华贵包装及名人作序牵銜，只能是“素面朝天”，以真人真事的朴实面孔迎接她的识者——广大学子读者了。

本系列之一，曾应方李莉女士建议配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基础数据库”重大项目中民俗部分采集，归入另一丛书出版；本系列之二、三、四共三集经本校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文化（苏依拉）教授之力得到本校资助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之后，系列之五、六、七、八共四集由郝苏民得到祁庆富教授支持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出版。到此，这一系列共八本书，是分别由三处支持才问世的。但是从西北民族大学初创社会人类学·民俗学专业到培养出自己的硕、博研究生和他们的成果，我们实在是得到了不少贤达和学界志士仁人在关键时刻的真诚爱护、支持和帮助才有些许作为的。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又逢“国学”重新被大大提倡，教育新时代青年一辈也要知恩图报，不可满城尽当“白眼狼”之际，我作为这个系列各集成果出版的操办和见证人，深深体味了出版学术书籍的不易，不能不郑重提出下列先生和同学，因他们的关爱、辛劳，作为其时导师今日主编的我以及各集的撰稿人在此一一向他们致以中华民族传统式的抱拳和鞠躬：真诚地谢谢你们了！除已经鸣谢之外，他们应是：费孝通、马学良、宋蜀华、祁庆富、马麒麟、谢玉杰、马戎、杨圣敏、王铭铭、金雅声、何焯、文化、沙平、马国柱等诸位先生、女士！

本系列之五、六、七、八共四集出版后，据出版社回应，意料之外地收到良好的市场效应。那么，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社会上还有人自愿阅读，任何凭空之话已无意义；就顺乎读者与学科的“民意”继续办下来了！于是，我们终于以省民

俗学建设基地之资格和所获基金和“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支持，继续我们系列的延续，这是本系列第三批成果的出版，是继第9辑之后的延伸。

我们还可欣慰地告诉民族民间文化爱好者的是，我们的坚持不仅仅在硕士水平的田野成果的数量上；博士生的田野成果，也将与此同时以“西北民族大学博士论文丛书·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系列”同步由民族出版社问世。我们相信这应该是一个质量上的努力。

杨静博士的《从人神共娱到生存追求——环县道情皮影戏的乡土叙事》一书，即为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系列之三。本系列专著出版受到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基金支持，特致谢忱！

是为序。

A. 速莱蛮·郝苏民

2005年12月岁末于金城沙痕书屋

2007年元月修订

2013年7月9日病后再修订于酷暑中

2014年6月29日写定于“悬谈一个梦”之前

目 录	
绪 论	1
一、从边缘到中心：环县华丽转身	1
二、从小戏到非遗：皮影戏粉墨登场	5
三、从城市到农村：“误入”田野	15
四、从艺术到仪式：思路逆转	23
第一章 环县道情皮影戏的生态时空	28
第一节 千年传承的农耕文明	29
第二节 兵家必争的锁钥之地	39
第三节 十年九灾的革命老区	45
第二章 环县道情皮影戏的表演和文本	52
第一节 会 戏	53
第二节 神 戏	57
一、赐福戏	58
二、愿 戏	68
三、过关戏	76
第三节 本 戏	81
一、剧情结构	85
二、念唱程式	88
三、思想观念	93

第三章 皮影戏依存的庙会文化	109
第一节 环县庙会	110
一、庙会概况	110
二、庙会类型	113
第二节 庙会仪式	115
一、兴隆山庙会斋醮仪式	115
二、兴隆山庙会皮影戏	122
第三节 庙会众生	125
一、乡村民众的狂欢	126
二、地方权威的智慧	134
三、国家符号的在场	140
2 第四章 乡村信仰体系的构建	148
第一节 环县庙宇	148
一、地区神庙	150
二、社区神庙	160
三、庙宇特点	167
第二节 神灵谱系	168
一、多神崇拜	168
二、实用主义	180
第三节 实 践	183
一、神圣空间	184
二、文 本	188
三、扮 演	194
四、道 具	195
五、禁 忌	197
第五章 过关：乡村戏剧与仪式展演	199
第一节 过关戏	200
一、岳家岔庙会过关戏	200
二、四合原“表演”过关戏	203

第二节 过关仪式	205
一、不期而遇的仪式	205
二、人神共娱的聚会	207
第三节 仪式的意义	218
一、超 常	220
二、神 圣	221
三、表 演	223
四、功 能	225
第六章 生存的动力与文化的创造	228
第一节 走下圣坛：一代宗师的教诲	228
一、宁可行乞，不可卖艺	228
二、守着田土，耕读传家	231
第二节 弄影江湖：亮子背后的故事	234
一、三足鼎立	234
二、四派称雄	242
第三节 生计问题：何去何从的明天	247
一、记忆的碎片	248
二、经济的危机	254
结 语	264
参考文献	268
后 记	275

绪 论

环县，既有 20 世纪 30 年代革命老区的身份，又一直是国家级扶贫、干旱之县的现实。在当前全国改革、西部开发等世风劲吹之后，一是，当地新一代感到了一种不服命运，欲强烈变革的激情和压力；二是，“一夜之间”出现了一个瘦瘠之地的“世外山货”——“道情皮影”文化的红火现象。这看似突然发现的“神话”，实为山村原本“故事”的一朝机遇。于是，引出各方志士仁人来自诸多方面的思绪。这其中，人类学、民俗学视角的认知是，“道情皮影”：山村农民自制、自演，酬神、自娱的人神相依，社会互动行为的动因渊源等；黄土高原一方群体及其传承文化的社会网络与价值体系取向的所在……

一、从边缘到中心：环县华丽转身

作为一个革命老区，环县远远没有井冈山名气大，当然也没法跟与之毗邻的陕北延安相提并论。每当我向别人介绍在环县做调查时，人们总是摇头，不知道环县在哪里。我就总会再补充一句：陕甘宁边区。大家顿然明了并露出敬佩的神色。是的，环县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陕甘宁边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边”字，耐人寻味，足以说明此地特殊。

从中国古代版图来看，这一地区的确曾经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边境和边缘，隐没于黄土沟梁间的长城残垣，有力地诉说着当年金戈铁马的边地豪情。随着历朝历代版图的不断变迁和扩大，到中华民国时期的基本定型，陕甘宁地区逐渐从国家的地理边缘“移”到了中心地带。

显然，陕甘宁的特殊，绝不仅仅停留在地理学意义上的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而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使陕甘交界及附近地区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1936年6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解放环县，并在环县河连湾成立了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是年11月，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在环县打响，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进一步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在这次决定性的战役中，环县人民捐粮2000余石，羊200余只，银元300余块，当向导100余人。^①1937年9月，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首府延安。其中，就包括环县。陕甘宁边区对经过长征后大量伤亡的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让中国共产党在此后和国民政府的对抗当中站稳了脚跟，对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功绩非比寻常。

“陕甘宁边区”，是相对于当时国民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而言的。地理位置上看，陕甘宁地区离首府南京一千二百多公里，确为“边区”。更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一直将陕甘宁地区视为脱离中央统治的分离区域，是反叛的地方武装割据政权。在1945年重庆谈判中，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始终不予承认。不过，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新型国家，陕甘宁终于不再是历史意义上的“边区”了。

所以，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历史价值，都没有成为改变环县边缘地位的动因。环县至今还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干旱困难县。

反倒是这里土生土长的皮影戏，使环县这个快被历史忘记的革命老区终于扬眉吐气一把。环县道情皮影戏——这只山窝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不仅飞出了陕甘宁，跻身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甚至跃身于世界的舞台。

当人类社会刚刚跨进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 社会变革进程的加剧，一场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风潮吹进了中国，也吹到了环县。而此时的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的新时期，国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和发展，甚至把文化强国提到了战略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原本在环县山村“自娱自乐”的皮影戏，一下子被赋予了“文化强县”的崇高使命。

2002年，中国民俗学会把环县命名为“皮影之乡”；

^① 《环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环县志》，54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2003年，环县道情皮影艺术被列入中国首批10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之一；

2005年，环县道情皮影戏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地政府立即启动实施了皮影产业开发“八个一工程”；

2006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庆阳—环县召开，文化部官员、各省文化厅的负责人以及相关专家教授120余人齐聚环县，学习、研讨环县道情皮影戏保护的先进经验。

2011年，包括环县道情皮影戏在内的“中国皮影戏（综合）”历经两届申报后终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从2002年至2011年间，环县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皮影艺术节；投资上千万元的环县道情皮影艺术博物馆建成使用；先后8次应邀出访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瑞士、埃及等欧非国家；皮影戏班频频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参加艺术节、文化节及高校巡演；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甘肃省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大型媒体多次赴环县进行拍摄和采访；科研机构、高校师生更是络绎不绝地去环县进行田野考察……

一个远离城市、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皮影戏，使环县成为外界关注和热议的焦点。这，既可以说有人为因素，也可以说是历史必然。

一方面，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刚刚启动之初，很多地方政府还在观望等待时，环县时任领导抓住机遇、励精图治、拔得头筹，使环县道情皮影戏的保护成为当时全国推广的试点工程和经验模式，打响了“打造文化强县”的第一枪。正如2006年10月在庆阳—环县召开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和平指出：“环县的做法，值得借鉴；环县的经验，值得推广；环县的精神，值得学习。”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环县才逐渐被外界所了解。商家、媒体、记者、学者们看重的是它的“原生态”文化。毕竟，经过一个多世纪社会变迁，在中国偌大的版图上，这样原汁原味的文化已经越来越少了。在中国，皮影戏分布极广，且各有特色。但是，能像环县这样、至今还有几十个戏班的演出规模，绝无仅有。

其实，所谓边缘或者中心，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的角度。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也无非是历史偶然和人为谋略的结果。皮影戏对环县山村这一方黄土地的心灵慰藉，又岂是外人能理解？每当我坐在宁静的环县山村仰望星空，